

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來源與發展*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本文我們根據在閩東霞浦、羅源的田野調查資料，分別描述它們的進行體與持續體標記，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說明閩東方言這兩個標記的來源與發展。本文根據比較方言的證據，指出閩東方言的「進行/持續貌」標記曾經經歷過下列的演變：

Prepositional Phrase[著+[許+裡]]+V > Progressive Marker[著+[許+裡]]+V
V + Prepositional Phrase[著+[許+裡]] > V + Durative Marker[著+[許+裡]]

比較閩東方言的證據顯示，「進行/持續」體標記乃是由早期介詞結構[著+[許+裡]]演變而來，而且這個繁重結構中的每一個成分都必須構擬出來。再者，根據以上構擬出來的早期形式，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明下列幾件事：

首先，我們發現羅源方言的持續貌標記[hai5]，來自遠指成分「許」(*hy3)與方位後綴「裡」(*lai3)的合音。福州方言的[lɛ0]則來自方位後綴「裡」。羅源、福州的現象顯示，介詞詞組進行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成為「進行/持續」體標記之後，可以丟失原先結構的中心語成分，而只留下補語甚至補語的後綴。由此推測，閩東方言的持續貌標記之所以存在種種語音形式上的差異，乃是由於詞組結構進行「刪略」(omission)之後留下不同成分所造成，未必都是介詞詞組內部發生合音(syllable contraction)使然。

其次，前人的研究已經指出，漢語方言的「進行/持續貌」標記，大抵是由介詞詞組「著+處所詞」語法化而來，但似乎不曾具體地指出詞組中所謂「處所詞」的內涵究竟為何。根據閩東方言的表現，我們有理由推論遠指成分（在閩東方言中是「許」）就是誘使介詞詞組轉變為「進行/持續貌」這一功能範疇的重要關鍵；就認知而言，其語法化途徑是由「空間」到「時間」。

關鍵詞：閩東方言，進行體標記，持續體標記，語法化，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有關閩東方言體貌系統的描寫，可以分別從單點描述與多點比較兩方面來說

* 本文初稿曾於2009年8月下旬在Uniwersytet IM. Adama Mickiewicza主辦的The 6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六屆歐洲漢語語言學會議，Poznan, Poland）上宣

明。以單點描述而言，比較詳盡而深入的報告都集中在福州方言，例如鄭懿德(1986, 1996)、陳澤平(1996, 1998)等所描寫的福州方言語法現象。再者，光福州方言至少就有兩本詞典，分別是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椿、陳澤平等於1994年出版的《福州方言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及馮愛珍於1998年出版的《福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另外，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1993)一書大部分的篇幅雖為音韻、詞彙，但對閩東福清方言的整體語法系統也有尚稱完整的描述。尤其重要的是，該書記錄了好幾個長篇的故事，配合作者的分析與註解，可以用為比較語法的材料。另一批可見的記錄，是閩東地區各縣市出版的新修縣市志方言志。這類方言志通常以音韻為主，一般都有平面音韻分析、方言同音字表與分類詞彙表，此外或多或少記錄了句法的例句，偶然也有長篇語料，但份量不能與音韻相比。再者，新修的縣市志方言志由於篇幅所限，若干方言志連初步的語法分析都付諸闕如。對研究語法的人而言，既非以該方言為母語，就不敢輕易引述，以免郢書燕說。

再就多點比較的研究成果來說，以我們所見最近至少有兩部著作問世，而且都是在2002年出版。首先是2002年3月出版，林璋、佐々木勲人、徐萍飛等撰《東南方言比較文法研究——寧波語、福州語、廈門語の分析》。該書以日文寫作，分為文法記述與口語資料兩部分。文法記述以31條語法條目，分別比較寧波、福州、廈門三個漢語方言的語法現象，再加上標準語(指中國的普通話)與日文的釋義，不妨視為四種漢語與日語的對比研究。相對的，口語資料則載錄15條口語對話資料，分別以五種語言書寫，不只有學術價值，也可應用到語言教學。另外一本是林寒生於2002年8月出版的《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該書的重要性在於引領讀者了解整個閩東方言語法大概的輪廓，作者「從整個閩東方言區著眼，挑選該方言中有代表性的十個方言點，¹從詞彙與語法兩個方面加以比較對照，以考察該方言區的詞彙和語法兩方面的特徵」(頁4)。該書收錄51個閩東方言語法例句，「一個例句只列一種常見說法。為了追求語料的自然真實，個別方言句子意思與例句不盡一致，但讀者依然可以自明，不另加注」(頁122)。然而，給的例句若與方言句子意思不一致，在引述上恐怕就會造成誤解。再就該書中所載錄之「進行/持續」體而言，例句僅「站著說」一個句子。加上第五章

讀，感謝與會學者的寶貴建議。本文寫作過程中時常與林英津教授反復討論，獲益良多，謹致謝忱。還要感謝兩位不具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使本文論述更為完備，並減少若干錯誤。完稿後又得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譚家麒先生校閱一過，特此致謝。當然，文中任何殘存的問題，責在作者。

¹ 作者挑選的十個方言點分別是：福州、長樂、福清、永泰、古田、福安、寧德、壽寧、周寧、福鼎。

第二節句法特點中的進行體不超過 200 字的說明（頁 116），要據此作為閩東方言體貌比較研究的起點實有難度。別的材料如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1991），乃是從宏觀的角度提供讀者整個福建閩語的認識，其中雖然也記錄了若干與體貌乃至於語法有關的材料，不過相對於音韻、詞彙的說明就顯得單薄許多。

我們認為整體看來，若要從事閩東方言語法內部的比較研究，不論是就質或量而言，實際語料方面顯然都還需要大大地擴充。職是之故，本文根據我們最近兩年間（2007-2009）前往中國福建省霞浦、羅源兩縣進行田野調查所得的資料，分別描述它們的進行體與持續體標記，並與現有的閩東方言材料進行比較，嘗試從閩東方言語法史的角度，探討閩東方言進行體與持續體標記的來源與發展。

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們先簡單扼要地說明華語 (Mandarin) 的「進行/持續」體標記的表現。² 在華語中，「進行/持續」體標記的選擇與動詞的語意性質有密切關係，這具體展現在標記成分與動詞的線性結構上。根據 Li & Thompson (1981: 217-223) 的研究，在華語中，動詞大致可以分為 (1) 動作動詞 (Activity verb)、(2) 姿態動詞 (Verb of posture) 與 (3) 表示狀態的行動動詞 (Activity verbs signaling state associated with their activity meanings)。「進行/持續」體標記與這三類動詞的搭配關係 (collocation) 如下：³

- (1) Zhang1san1 zai5 ta3 Li3si5
 Zhang-san DUR hit Li-si
 ‘Zhang-san is hitting Li-si.’
 張三在打李四。

- (2) ta1 zai5 chuang2 shang5 tang3 zhe0
 3rdSG at bed on lie DUR
 ‘S/He is lying on the bed.’
 她/他在床上躺著。

² 關於 Mandarin 一詞，Li & Thompson (1981:1) 認為可用以兼指中國的普通話與台灣的國語。為行文簡潔，本文不使用普通話或台灣國語，而一律以「華語」稱之。

³ 本文引用 Li & Thompson 的語料都照原書的標音法，略作修改。該書華語語料使用漢語拼音，我們沿用。唯一的改變是拼音原本在元音上標調形，我們將之全部改為調類，標在音節末。對應關係是：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6 陽去、7 陰入、8 陽入、0 輕聲。以華語而言，只有四個聲調：1、2、3、5，加上一個輕聲 0。下文我們描寫羅源、霞浦、福州及相關方言語料時，也根據上述規則標注調類，但標音則使用國際音標 (IPA) 系統。為了標註的方便，本文將相關語法成分縮略如下：SG=singular, PL=plural, PROG=progressive, DUR=durative, CL=classifier。例如，3rdSG=第三人稱複數。

根據上例，動作動詞的進行體標記是「在」，位置在動詞前；姿態動詞的持續貌標記是「著」，位置在動詞後。表示狀態的行動動詞則既是一個動作動詞，也表示該動作完成之後所造成的某種狀態。例如：

- (3) a. ta1 zai5 chuan1 pi2 xie2
 3rdSG DUR put on leather shoe
 ‘S/He is putting on his/her leather shoes.’
 她/他在穿皮鞋。
- b. ta1 chuan1 zhe0 pi2 xie2
 3rdSG wear DUR leather shoe
 ‘S/He is wearing his/her leather shoes.’
 她/他穿著皮鞋。

同樣是「穿」，(3a) 以動詞前的「在」作為持續體標記，顯示它是動作動詞；(3b) 則以動詞後的「著」作為持續體標記，與姿態動詞有相同的行為，表示的是動作後產生的狀態。這類的動詞還有「拿」、「掛」、「開」、「關」、「鎖」等，我們下文稱之為「狀態動詞」(Stative verb)。

在華語中，持續體標記還能出現在兩個謂語之間，表示的是在謂語 VP1 持續的狀態下，同時進行謂語 VP2 的動作。例如：

- (4) a. ta1 zhan5 zhe0 chang5 ge1
 3rdSG stand DUR sing song
 他站著唱歌。
- b. *ta1 zai5 zhan5 chang5 ge1
 3rdSG DUR stand sing song
 他在站唱歌。
- (5) a. ta1 kan5 zhe0 ke5 ben3 du2 ying1 wen2
 3rdSG look DUR text book read English
 他看著課本讀英文。
- b. ?ta1 zai5 kan5 ke5 ben3 du2 ying1 wen2
 3rdSG DUR look text book read English
 他在看課本讀英文。

(4) 有兩個謂語，一個是姿態動詞「站」，一個是動作動詞詞組「唱歌」。(4a) 是合法的句子，以動詞後的「著」為標記，表示的是在「站」這個狀態持續的情況下，進行了另一個動作「唱歌」。(4b) 是不合法的句子，原因顯然是由於進行體標記「在」不能接姿態動詞。(5) 也有兩個謂語，兩個謂語都是動作動詞，(5a) 是在動作動詞「看」與賓語之間差入持續體標記「著」。(5b) 中的「在」若是視為持續貌標記，不如(5a)自然；而且就我們的語感而言，(5b)也不是一個好的句子。

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在華語中，動詞由於語意性質不同，「進行/持續」體標記的位置就不一樣。著眼於線性結構的差異，也有學者在分析時將動詞前的「在」分析為副詞或狀語，而將動詞後的「著」分析為動詞的後綴（參看劉月華、潘文娛、故韡 2001）。有關華語「在V」與「V著」的區分及其成因，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本文不預備討論。⁴ 應當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花費一點篇幅對華語表示進行、持續的形式結構加以描寫，主要是因為華語的現象可以作為討論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時的對比與參照。下文我們討論羅源、霞浦方言時，也就根據動詞性質與線性結構為標準，分別描寫這兩個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持續體標記與[VP1 著 VP2]這類的連謂結構。

本文各節的安排如下：第1節前言。第2節、第3節分別對閩東羅源方言與霞浦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進行較為詳細的描寫。第4節則加入閩東福州方言進行比較，嘗試重建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早期的形式。接著，我們從這個形式出發，說明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在三個現代閩東方言的演變。第5節是結論。

2. 羅源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

2.1 羅源方言的進行體標記

羅源方言放在動作動詞前的進行體標記，至少有兩個不同的形式，包括：kaʔ8 hai5 與 tyeʔ8 hai5。⁵ 這兩個形式都是詞組結構，第一個成分 kaʔ8/tyeʔ8 是表存在意義的動詞，第二個成分是表示遠指處所的成分 hai5，且後一成分可以省略。這兩個形式作為進行體標記，基本上可以自由替換。請看以下例句：

⁴ 相關的研究可以參考 Teng (1979)、羅義芬 (1994)、石毓智 (2006)。「在」與「著」表現的是進行體或持續體是沒有疑問的，但它們的身分頗不相類。根據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1983)所說，「在」是一個副詞，也就是狀語；「著」是一個動詞詞尾，也就是後綴。朱德熙《語法講義》(1982:71)認為「著」是一個動詞後綴，但沒有論及表進行體的「在」。

⁵ 羅源另外還有一個 kiul hai5，在使用上的限制比較多，種種跡象顯示它尚未開始虛化，暫時不論。

- (6) i1 kaʔ8 / tyeʔ8 (hai5) thai2 uoŋ2 lai2
 3rdSG PROG kill pineapple
 她/他在切鳳梨。
- (7) θiou3 miŋ2 kaʔ8 / tyeʔ8 (hai5) thøk8 tsy1
 First Name PROG read book
 小明在讀書。
- (8) ny3 kaʔ8 / tyeʔ8 (hai5) kian1 noʔ8
 2ndSG PROG afraid what
 你在怕什麼？
- (9) i1 kaʔ8 / tyeʔ8 (hai5) θyeŋ3 noʔ8
 3rdSG PROG think what
 他在想甚麼？
- (10) ti6 lau6 (< tau6) kaʔ8 / tyeʔ8 (hai5) tiŋ3 nøŋ6 (< tøŋ6)
 land suffix PROG shake move
 地在震動。
- (11) ŋia6 le3 kaʔ8 / tyeʔ8 (hai5) toŋ6 y3
 out suffix PROG fall rain
 外面在下雨。

以上各例句中，(6)、(7)、(8)、(9) 是及物性動作動詞；(10)、(11) 是不及物性動作動詞。很顯然地，表示進行體標記的 kaʔ8 / tyeʔ8 (hai5) 這一成分，其線性結構的位置都在動作動詞之前。

2.2 羅源方言的持續體標記

就華語與大部分漢語方言而言，姿態動詞的持續體標記往往以詞尾（後綴）的形態出現，羅源也不例外。例句如下：

- (12) θiou3 iŋ1 θo6 hai5
 First Name sit DUR
 小英坐著。

- (13) θiou3 miŋ2 kʰia6 hai5, ŋue3 to3 hai5
 First Name stand DUR 1stSG lie DUR
 小明站著，我躺著。
- (14) i1 køʔ7 nøŋ2 ku1 lu5 hai5
 3rdPL squat DUR
 他們蹲著。

羅源方言的持續體標記是 hai5，相當於華語的「著」，其性質是一個動詞後綴。hai5 這個成分可以展延為 [tʰeʔ8 hai5]，但不能展延為 [kaʔ8 hai5]。再者，根據我們實地觀察所得，當地發音人基本上都使用單音節形式的 hai5，少用雙音節的 [tʰeʔ8 hai5]。

至於狀態性動詞，羅源方言的表現也與華語相同，其進行體、持續體標記可以有兩種位置。例如：

- (15) a. θiou3 miŋ2 kaʔ8 / tʰeʔ8 (hai5) θyŋ6 i1 lyeŋ1
 First Name PROG wear clothes
 小明在穿衣服。
- b. θiou3 miŋ2 i1 lyeŋ1 θyŋ6 hai5
 First Name clothes wear DUR
 小明穿著衣服。
- (16) a. θiou1 iŋ1 kaʔ8 / tʰeʔ8 (hai5) kʰui1 muoŋ2
 First Name PROG open door
 小英在開門。
- b. muoŋ2 kʰui1 hai5
 door open DUR
 門開著。

上面諸例中，(15a) 的「穿」、(16a) 的「開」屬於及物性動作動詞，進行體標記出現在動詞前。(15b) 的「穿」、(16b) 的「開」則是動作之後造成的狀態持續，持續體標記出現在動詞後。

2.3 羅源方言帶有持續體標記的連謂結構

羅源方言的持續體標記亦可放入連謂結構中，表示的是在 VP1 持續的情況下，進行 VP2 的動作。請看以下例句：

- (17) θiou3 miŋ2 k'bia6 hai5 tshyen1 ko1
First Name stand DUR sing song
小明站著唱歌。
- (18) i1 kien3 po6 hai5 kian2 lan6 tien3 tsyn1
3rdSG son hug DUR walk two hour
他抱著小孩走了兩小時。
- (19) mo6 tai5 hai5 tshøy5 mo6
hat wear DUR look for hat
戴著帽子找帽子。
- (20) ny?8 tøy5 hai5 khi?7 ta1
meat hang DUR cause dry
肉吊著風乾。

以上各例句都是表示在 VP1 持續的情況下，進行 VP2 的動作。在連謂結構中，持續體標記的表現是：(1) hai5 不能放在 VP1 前；(2) VP1 後的 hai5 不能以 ka? 或 tye?8 來取代；(3) VP1 與 hai5 之間也不能插入 tye?8。

2.4 小結

歸納以上的討論，羅源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與動詞的搭配關係如下：

PROG [ka?8 / tye?8 (hai5)] + V_{ACT}
V_{POS} + DUR [(tye?8) hai5]
V_{STA} + DUR [(tye?8) hai5]
VP1_{POS/STA} + DUR [hai5] + VP2_{ACT}

我們可以發現：(1) 就分布來看，羅源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都是介詞詞組 [tʰeʔ8 hai5]，它在不同性質動詞的位置是互補的。⁶ (2) 動詞前的進行體標記可以省略遠指處所成分，動詞後的持續體標記可以省略介詞，連謂結構中則一定要省略介詞成分。

3. 霞浦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

3.1 霞浦方言的進行體標記

相較於羅源方言，霞浦方言的進行體標記相對比較簡單，那就是動詞詞組結構 *tyk8 hai5*。同樣地，第一個成分 *tyk8* 是表示存在的動詞，後一成分 *hai5* 是表示遠指的處所詞。但與羅源方言不同的是，作為「進行/持續」體標記，霞浦方言的 *tyk8 hai5* 不能省略其中任何一個成分。例句如下：

(21) *i1 tyk8 hai5 tʰai2 lau1 pʰau1*
 3rdSG PROG kill Chinese grapefruit
 他在切柚子。⁷

(22) *a1 keik8 tyk8 hai5 tsy3 maŋ2 nau5*
 First Name PROG cook rice
 阿傑在煮飯。

(23) *ny3 tyk8 hai5 kian1 nek8 nok7 ?*
 2ndSG PROG afraid what thing
 你在怕甚麼？

(24) *i1 tyk8 hai5 tʰoŋ2 nek8 nok7 ?*
 3rdSG PROG think what thing
 你在想甚麼？

⁶ 詳細的原因在後文第 4 節還會討論。

⁷ 霞浦方言的 *tʰai2* 是指對柚子進行處理，使之方便食用，羅源方言例句 (6) 是相同的情況。這個詞在閩南語的同源詞是 *tʰai2*，其語源是「治」（直之切，理也）。就閩南語而言，*tʰai2* 加了不同的賓語，其具現出來的實際動詞語意也不一樣。比方如果賓語是儂 *lan2*，指的是殺人；賓語是魚 *hi2*，可以指殺魚，也可以指處理魚（比方去鱗、清內臟等）的過程。在本文中的霞浦、羅源也有類似的情況。

- (25) tʰøŋ2 tyk8 hai5 suŋ2
bug PROG worm (v.)
蟲在蠕動。
- (26) ŋia6 lei3 tyk8 hai5 toŋ1 y3
outside PROG fall rain
外面在下雨。

以上各例中，(21)、(22)、(23)、(24) 是及物性動作動詞；(25)、(26) 是不及物性動作動詞。歸納起來，霞浦方言進行體標記 [tyk8 hai5] 的線性位置在動作動詞前。

3.2 霞浦方言的持續體標記

霞浦方言的持續體標記相當有特色。一般漢語方言姿態動詞的持續體標記都是在動詞後，以詞尾的方式出現（如華語、羅源方言）；但霞浦方言則是一律在動詞前，而且與進行體標記使用同樣的形式：tyk8 hai5。例如：

- (27) i1 tyk8 hai5 kʰia6
3rdSG DUR stand
他站著。
- (28) a1 keik8 tyk8 hai5 so6, a1 kyon1 tyk8 hai5 to3
First Name DUR sit First Name DUR lie
阿傑坐著，阿娟躺著。
- (29) i1 noen2 tyk8 hai5 kue6
3rdPL DUR kneel
他們跪著。

以上各例都是姿態動詞，持續體標記都放在動詞前。至於狀態性動詞的表現則相對比較複雜。先觀察下列例子：

- (30) a. a1 keik8 tyk8 hai5 syon6 il lyon3
First Name PROG wear clothes
阿傑在穿衣服。

- b. hie5 tøy5 i1 lyoŋ3 a1 keik8 tyk8 hai5 syoŋ6
 that CL clothes First Name DUR wear
 阿傑穿著那件衣服或那件衣服阿傑穿著。

- (31) a. a1 kyon1 tyk8 hai5 tsin5 i1 lyoŋ3
 First Name PROG soak clothes
 阿娟在浸衣服。

- b. i1 lyoŋ3 tyk8 hai5 tsin5
 clothes DUR soak
 衣服浸著。

觀察以上例句，(30a)的「穿」、(31a)的「浸」都是及物性的動作動詞，進行體標記位置在動詞前。比較(30b)的「穿」、(31b)的「浸」，則是動作之後留下的狀態，持續體標記也是在動詞前，與姿態動詞的表現一致。某些動詞雖然是同一類的動詞，但持續體標記的位置則與「穿」、「浸」不同。觀察下列例句：

- (32) a. a1 keik8 tyk8 hai5 khui1 muŋ2
 First Name PROG open door
 阿傑在開門。

- b. muŋ2 khui1 tyk8 hai5
 door open DUR
 門開著。

- c. muŋ2 tyk8 hai5 khui1
 door PROG open
 門正在開。

比較以上三個例句，(32a)存在兩個論元，以施事者（阿傑）為主語，門是「開」的受事者，這句是陳述「開」這一個動作正在進行。(32b)與(32c)都只帶一個論元，以「門」作為主語，沒有其他的論元成分出現。有意思的是，發音人明確地指出(32b)、(32c)兩個句子中標記[tyk8 hai5]的位置不同，整個句子的語意也不一樣：(32b)的標記在動詞後，乃是描述主語（門）的狀態，相當於華語的「門開著」；(32c)標記在動詞前，而且只出現「門」一個論元，則是指門受到某一種外力所驅動，目視可見門逐漸打開的動態過程。比方，當發音人看到鐵捲門受電

力驅動逐漸打開時，就會使用 (32c) 這個句子來說明鐵捲門正在開啓的過程。
(32c) 這類線性結構還可以放入「關」、「鎖」這幾個動詞。

3.3 霞浦方言帶有持續體標記的連謂結構

霞浦方言的持續體標記亦可放入連謂結構中，表示的是在 VP1 持續的情況下，進行 VP2 的動作。請看以下例句：

(33) i1 k^hia6 tyk8 hai5 tshyoŋ5 ko1
3rdSG stand DUR sing song
他站著唱歌。

(34) a1 kyoŋ1 lan3 kuaŋ6 tyk8 hai5 k^hyo5 mɛ3 tshai5
First Name basket carry DUR go buy green
阿娟提著籃子去買菜。

(35) mo6 tai5 tyk8 hai5 siŋ2 mo2
hat wear DUR look for hat
戴著帽子找帽子。

(36) nyk8 kua5 tyk8 hai5 p^huk8
meat hang DUR sun (v.)
肉掛著曬。

以上各例句都是表示在 VP1 持續的情況下，進行 VP2 的動作。在霞浦方言的連謂結構中，持續體標記 [tyk8 hai5] 的表現是：(1) 不能省略詞組內部任何一個成分；(2) [tyk8 hai5] 不能移到 VP1 前。

3.4 小結

根據以上兩節的討論，霞浦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與動詞的搭配關係如下：

PROG [tyk8 hai5] + V_{ACT}
DUR [tyk8 hai5] + V_{POS}
DUR [tyk8 hai5] + V_{STA}
VP1_{POS/STA} + DUR[tyk8 hai5] + VP2_{ACT}

與羅源方言相同，霞浦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使用相同來源的成分，也就是動詞詞組結構 [tyk8 hai5]，意為「在那裡」。但與羅源方言比較起來，動作動詞、姿態動詞與狀態性動詞表「進行/持續」體的標記都在動詞前。換句話說，在霞浦方言中，動詞的語意性質與「進行/持續」體標記兩者在線性結構上不存在類似華語或羅源方言那樣的搭配關係。

4. 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來源與發展

根據以上的討論，與華語比較起來，羅源、霞浦兩個閩東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使用相同的標記，而且都可還原為一個詞組結構。本節則從比較語法的角度，說明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來源與發展。

在進入比較之前，我們先介紹福州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根據陳澤平 (1996) 的描述：(1) 福州話動詞進行體的標記是 le 。⁸ 這個成分總是出現在動詞前，與動詞合成一個連讀變調單位。從連讀變調的規則看來， le 的語源是個上聲字，我們標為 $le3$ 。(2) 福州話動詞持續體的標記也是 le ，但在位置上永遠放在動詞後，而且聲調永遠是輕聲音節，我們標為 $le0$ 。底下列出例句：

- (37) 我 $le3$ 食飯，伊 $le3$ 洗手。(我在吃飯，他在洗手)
- (38) 外斗 $le3$ 宕雨，著帶傘。(外頭在下雨，要帶傘)
- (39) 依媽著門口 $le3$ 綻衣裳，依姐著灶前 $le3$ 煮飯。
(媽媽在門口縫衣服，姊姊在廚房煮飯)
- (40) 檻門都關 $le0$ 。(門都關著)
- (41) 伊手拈 $le0$ 蜀隻茶杯。(他手上拿著一個茶杯)
- (42) 伊頌 $le0$ 蜀套新其衣裳。(他穿著一件新的衣服)
- (43) 伊各儂拈 $le0$ 傘著街中行。(他們拿著傘在街上走)
- (44) 坐 $le0$ 講。(坐著講)
- (45) 戴 $le0$ 帽討帽。(戴著帽子找帽子)

(37) 至 (39) 為進行體標記，(40) 至 (42) 為持續體標記，(43) 至 (45) 為連謂結構。陳文指出， le 在福州話中除了可以作為體標記外，還可以作為方位助詞，附在名詞性成分後面，將名詞變為處所詞。從標記的語音形式上來看，我們有理由認為進行體、持續體、方位後綴是同一個成分，下文我們將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

⁸ 方言字寫作左口右礼的「𠵹」，底下我們都用音標 $le3/0$ 來標注。

4.1 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早期形式的構擬

首先我們觀察一下羅源、霞浦、福州三個閩東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並放入華語一起觀察：

〈表 1〉三個閩東方言與華語的「進行/持續」體標記

	進行體標記	持續體標記
羅源方言	kaʔ8 / tyeʔ8 (hai5) + V	V + hai5
霞浦方言	tyk8 hai5 + V	tyk8 hai5 + V
福州方言	lɛ3 + V	V+ lɛ0
華語	在 + V	V + 著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知道：

(1) 華語與三個閩東方言最顯著的差異是，前者進行體與持續體分別用不同的標記「在/著」；⁹ 而閩東方言則是使用相同的標記。羅源的進行體標記可以還原為 kaʔ8 / tyeʔ8 hai5、持續體標記可以還原為 tyeʔ8 hai5，基本上是相同的。附帶一提，羅源方言進行體中的 kaʔ8 與 tyeʔ8 應該是方言混雜的結果。¹⁰

(2) 三個閩東方言雖然在「進行/持續」體上使用相同標記，但在線性結構上仍然有差異。羅源、福州的進行體與動作動詞搭配，位置是在動詞前；持續體與姿態動詞、狀態性動詞搭配，放在動詞後。然而我們看到霞浦不論是動作動詞、姿態動詞或狀態性動詞，其「進行/持續」體標記都放在動詞前，只有少數的狀態性動詞放在動詞後。¹¹

(3) 從標記的形式來看，閩東方言內部也有差異。霞浦方言不論是進行體或持續體，都使用一個複雜的動詞詞組 tyk8 hai5 充當標記成分。羅源方言則呈現有條件的分化。至於福州則是使用一個簡單的詞綴形式 lɛ3/0。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早期閩東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的來源為何？這個標記內部包含幾個成分？這些成分的語源為何？底下一一說明。

針對第一個問題，根據比較構擬的原則，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至少要構擬為以下的形式：

⁹ 在此我們暫時接受 Li & Thompson 的說法，把「在」與「著」都視為動詞的體標記。

¹⁰ 根據陳澤平 (1998:147) 的說明，在福州話中 tuoʔ8 (著) 與 kaʔ8 (夾) 作為介詞，用法和意義大致相同，但介詞短語置於謂語動詞後時較自然的口語一般用 kaʔ8，少用 tuoʔ8。我們認為羅源方言的 kaʔ8 可能是借自福州方言。

¹¹ 如前文提到的，霞浦也有 V+DUR 的結構，但動詞侷限於「開」、「關」、「鎖」等，此處暫時從略。

*〔存在動詞＋遠指方位詞〕

tyk8	hai5	霞浦
tye?8	hai5	羅源

這個形式屬於繁重的迂說結構 (periphrastic structure)。

進一步的問題是，上述形式中是否還有成分可以進一步分析？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底下我們臚列羅源、霞浦、福州三個方言的指示成分來觀察：¹²

〈表 2〉三個閩東方言的指示成分

指示成分		定語性	代詞	處所詞
近指	羅源	tsi3	tsai3	tsai5 < tsa3 lai5
	霞浦	tsie5	tsie5	tsai5
	福州	tsi3	tsui2	(tsi3 LOC)
遠指	羅源	hi3	hai3	hai5 < ha3 lai5
	霞浦	hie5	hie5	hai5
	福州	xi3	xui2	(xi3 LOC)

首先可以發現，閩東方言的指示性成分是兩分的格局，近指為舌尖塞擦音 ts- 聲母，遠指為喉擦音 h- 聲母，與絕大多數閩方言一致，根據梅祖麟 (1999) 的研究，閩方言近指與遠指的成分，其語源絕大部分是「只」與「許」。¹³

其次，根據陳澤平 (1998)，福州方言的處所詞有好些個形式。例如：[tsi/hi koy?7]、[tsu/hu uai5]、[tsuai/huai nœ3]，這些顯然都不是合音的形式。

再者，指示代詞 tsai3/hai3 用來指稱事物；處所代詞 tsai5/hai5 專門用來指處所。羅源方言的指示代詞與指示處所在語音上的分別有兩個。首先是聲調不同，前者是上聲調 33，後者是去聲調 35。另一個分別是，處所詞還可以延展為兩個音節的成分：tsa11 lai35 / ha11 lai35，指示代詞則不能。這個現象顯示，羅源方言的處所指示代詞 tsai5/hai5 其實是由兩個成分組成，一是指示成分，一是 lai5，我們有理由推測 lai5 這個成分是方位後綴「裡」。¹⁴ 底下節引羅杰瑞 (1989:262) 比

¹² 福州根據陳澤平 (1998:137-139)。

¹³ 若干閩東方言為「這」與「許」，如福鼎 (參看梅祖麟 1999)。

¹⁴ 審查人指出，〈表 2〉中「定語」、「代詞」、「處所詞」除了遠近指示性外還會涉及數量、處所等屬性，其形式可能都是各屬性合音的結果，以此觀之，三個遠指詞形式上唯一的共性是 h-。這個推測我們完全同意，只是就現有的比較證據來看，我們缺乏積極的證據推論「定語」與「代詞」來自甚麼樣成分的合音，本文暫時存而不論。再者，審查人又指出就遠指成分而言，較具挑戰性的工作是擬構適切的原始形式，適切性的判準要看所擬構的祖形是否可以解釋相關方言的現

較字表的之韻字，並放入羅源、霞浦的同源詞作比較（因為與討論的問題無關，下表我們刪去閩北建甌、建陽、政和）：

〈表 3〉閩東、閩南方言之韻同源詞表

之韻字	福安	福州	羅源	霞浦	廈門	揭陽
裡~面	—	—	lai5	(hai5)	lai6	lai4
治殺	thai2	thai2	thai2	thai2	thai2	thai2
治事 ¹⁵	tai6	tai6	tai6	tai6	tai6	—
使	sai3	sai3	sai3	sai3	sai3	sai3

根據《廣韻》，「裡」是止攝之韻次濁聲母上聲字，上表顯示中古之韻字在閩東、閩南讀 ai 是規則變化，因此「裡」在羅源讀為 ai 韻母是一點都不奇怪的。現在的問題是就語源考訂而言，次濁母上聲字在閩東何以讀為陰去調？這需要進一步論證。在各閩東方言中，古次濁聲母上聲字有讀為陽去的對應，同時，古全濁聲母去聲字與古次濁聲母去聲字則都有讀為陰去的對應。例如：¹⁶

〈表 4〉閩東方言次濁聲母字讀為陰去、陽去同源詞表

	柘榮	閩清	福州	福清	羅源	霞浦
卵上	lon6	lon6	naun6	lon6	lon6	lon6
網上	mœŋ6	møŋ6	moyŋ6	møŋ6	mœŋ6	mœŋ6
五上	ŋu6	ŋu6	ŋou6	ŋu6	ŋu6	ŋou6
耳上	ŋi6	ŋei6	ŋei6	ŋe6	ŋi6	ŋi6
問去	muon5	muon5	muon5	muon5	muon5	mun5
面去	min5	min5	mein5	men5	min5	men5
妹去	muε5	mui5	mui5	muoi5	muei5	mue5
樹去	tshiu5	tshiu5	tshiu5	tshiu5	tshiu5	tshiou5
飼去	tshi5	tshai5	tshai5	tshai5	tshi5	tshai5
鼻去	phi5	phei5	phei5	phei5	phi5	phei5

象，其祖形也須有語言證據。本文接受梅祖麟(1999)的結論，認為閩東方言的近指來自「者」，遠指來自「許」。至於「許」字，根據我們的研究(吳瑞文 2009)，共同閩東方言可構擬為 *hy3。羅源的 ha3 可能是受後一音節「裡」lai 元音逆向同化的結果，亦即：*hy3 lai5 > ha3 lai5 > hai5。

¹⁵ 羅杰瑞認為閩語中表示事情 tai6 是「治」。根據楊秀芳(1999:304)的研究，這個音節的本字正是「事」。

¹⁶ 福州根據馮愛珍(1998)，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霞浦與羅源根據我們的調查筆記。柘榮與閩清則根據縣志方言志。

以上「卵網五耳」是古次濁上聲字今讀為陽去；「問面妹」是古次濁去聲字，「樹飼鼻」是古全濁去聲字，今讀都是陰去。就閩東方言而言，濁去字理應讀為陽去調，但卻有成系列的濁去字今讀為陰去。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個別閩東方言也有把次濁上字讀為陰去調的，例如：

- 寧德：雨 hɔ5、軟 læŋ5
 福州：軟 nɔŋ5
 福清：裡 le5（做月～做月子）

以上例字雖不多，但相當有啟發性，特別是福清「做月子」一詞最末音節為「裡」le5，與閩南語用的是同源的形式。¹⁷ 由此可知，次濁母上聲字讀為陰去在閩東方言中也是可能的演變方向。¹⁸ 歸納以上線索，我們有把握認為羅源方言指示處所詞 tsa3 lai5 / ha3 lai5 後一成分是「裡」，在這個名詞詞組中的功能是作為表示方位的後綴。霞浦的 hai5 是已經合音且無法還原的緊密結構，韻母也是「裡」。

現在回頭說明羅源、霞浦兩個方言中「進行/持續」體標記第一個成分的語源。在這兩個方言中，tyeʔ8/tyk8 都可以作為表示存在的動詞。例如：

- (46) a. θiou3 iŋ1 tyeʔ8 huʔ7 tsiou1, ŋue3 tyeʔ8 hyeŋ1 kəŋ3
 First Name at Fu Zhou 1stSG at Hong Kong
 小英在福州，我在香港。(羅源)
- b. a1 keik8 tyk8 huk7 tsiu1, ua3 tyk8 hyoŋ1 kəŋ3
 First Name at Fu Zhou 1stSG at Hong Kong
 阿傑在福州，我在香港。(霞浦)

同時也可以作為方位介詞。例如：

- (47) a. pue1 pue1 eŋ1 tyeʔ8 tɔʔ7 miŋ5
 cup put at table face
 杯杯放在桌上。(羅源)

¹⁷ 有些閩東方言，在這詞中用的是「底」tie3，而不是「裡」，比方柘榮 tsɔ5 ŋuo8 tie3。

¹⁸ 這種現象至少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這些次濁上字變入去聲時，閩東方言的去聲尚未分化，之後即使陰陽去分化，這批字也仍留在陰去中。第二種解釋則是，閩東的濁去字分化為陰陽去兩類，次濁上歸入陽去，之後這批字又讀回陰去。這兩種解釋對原本的濁去字而言，第一種是存古，第二種是「回頭演變」，性質迥然不同；但對次濁上字而言，則都是「創新」。至於以上兩種解釋何者比較好，則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b. i1 so6 tyk8 tin5 tʰau2
 3rdSG sit at chair head
 他坐在椅頭。(霞浦)

梅祖麟 (1988) 已經指出，閩語中「著」用作方位介詞的表現，文獻上可追溯至六朝，例如《世說新語》「載著車中」、「坐著膝前」。至於這個成分的語源，則是宕攝陽韻三等入聲藥韻澄母直略切的「著」字。底下列出「著」字在幾個閩東方言中的對應：

〈表 5〉閩東方言陽部入聲字同源詞表

	柘榮	閩清	福州	福清	羅源	霞浦
惜陽部入聲	syøʔ7	—	—	syøʔ7	syeʔ7	syk7
席陽部入聲	tshyøʔ8	tshyoʔ8	tshuoʔ8	tshyøʔ8	tshyeʔ8	tshyk8
藥陽部入聲	yøʔ8	yoʔ8	(yoʔ8) ¹⁹	yøʔ8	yeʔ8	yk8
箸陽部入聲	nyøʔ8	nyo8	nuoʔ8	nyøʔ8	nyeʔ8	nyk8
著陽部入聲	tyøʔ8	tyoʔ8	tuoʔ8	tyøʔ8	tyeʔ8	tyk8

以上這批字在共同閩語中的韻母可擬測為 *jɔk8，從形式上來看，這批讀音可以直溯至上古陽部入聲。從聲調的表現來看，「著」在共同閩語中來自一個帶音的聲母，可構擬為 *djɔk8 (< OC. *drjak)。²⁰

根據上述的討論，我們推測羅源、霞浦方言的 tsai5/hai5 是指示性成分加上方位後綴「裡」，也就是一個合音詞。這個合音詞在羅源可以還原，尚能辨識。總的來說，羅源、霞浦兩個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前身，其內部結構如下：

[著*djɔk8 + [許*hy3 + 裡*lai3]]²¹

¹⁹ 就福州而言，讀為 yoʔ 韻母的宕攝三等字包括「腳」kyoʔ7、「瘡」ŋyoʔ8、「約」yoʔ7、「若」yoʔ8、「弱」yoʔ7/yoʔ8 及「藥」yoʔ8 等字。從分布上看，這批字都來自中古的見影系聲母，反觀 uoʔ 韻母，見影系字都沒有宕攝三等的來源，主要來自山攝合口三等「蕨」kuoʔ7、「檄」kʰuoʔ8、「月」ŋuoʔ8、「粵」uoʔ8、「越」uoʔ8，山攝合口四等「缺」kʰuoʔ7，曾攝合口三等「國」kuoʔ7、「惑」huoʔ8 與通攝一等「沃」uoʔ7、通攝三等「局」kuoʔ8、「玉」ŋuoʔ8。比較其他閩東方言，我們不妨認為福州話的宕攝三等見影系的 yoʔ，保留更早之前的讀音，非見影系則發生了條件變化：*yoʔ > uoʔ / [非見影系聲母]。

²⁰ 「著」為知系字，在上古時期應帶有 *-r-，如李方桂 (1980) 擬知母入聲張略切的「著」為 *trjak。但就共同閩語最早的一個層次而言，上古漢語的 *-r- 似乎不留痕跡地消失了。

²¹ 就語源而言，閩語的遠指成分「許」是魚部三等曉母字，從上古音演變到共同閩語的形式應擬測為 *hjɔw3，在共同閩東方言是 *hy3、共同閩南方言是 *hu3。詳情可參閱吳瑞文 (2009)。

4.2 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發展

上一節我們從比較方言語法的角度，重建了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形式：[存在動詞*djɔk8 + [遠指成分*hy3 + 方位後綴*lai5]]。本節要從這個構擬的形式出發，說明兩個閩東方言語法史上的問題：第一、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語法化的歷程；第二、從早期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演變到現代霞浦、羅源、福州等次方言時進行的不同策略。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現代漢語的體貌系統是後起的，而絕大部分的體貌標記（了、著、過）等都是由「動詞」進行「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而來。關於持續體標記，一般漢語方言用的是「著」。梅祖麟 (1988) 對漢語方言「著」的三種虛詞用法有相當全面的研究。從比較漢語方言的觀點而言，閩語中「著」主要是方位介詞的用法；而在蘭州方言中「著」既可以作方位介詞，也可以作持續體標記；吳語青田的「著」則同時具有方位介詞、持續體標記與完成體標記三個身分。梅文指出虛詞成分變化的方向是由方位介詞可以變作動詞的態貌詞尾。在漢語歷史文獻方面，曹廣順 (1995) 對近代漢語新興的體貌標記「著」作了相當詳盡的考察。他認為「著」字的動詞義是附著、放置。它的虛化過程是從佔據「動+著」這樣的語法位置開始的。而「著」字的虛化經歷過：(1) 在某幾類動詞後表示附著性；(2) 在一般動詞後表示動作結果；(3) 表示動作狀態的持續與進行。「著」字這一語法化的過程，到唐為止已經基本完成了。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以下要說明的問題包括：第一、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歷時演變。第二、促成這個歷時演變的機制。第三、從早期結構如何演變到現代各閩東方言。

4.2.1 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語法化

與現代華語的「在 V/V 著」及書面文獻的「著」比較起來，閩東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 [著 + [許 + 裡]] 顯然是一個繁重形式 (periphrastic form)。就語用的層面而言，霞浦、羅源兩個方言的 [著 + [許 + 裡]] 結構在使用上具有多義性，不論是動作動詞、姿態動詞或狀態動詞都是如此。先看動作動詞：

- (48) a. ɲue3 tyeʔ8 tsai5 tʰɔk8 tsyl, i1 tyeʔ8 hai5 θia3 tsi6
 1stSG at here read book 3rdSG at there write word
 我在這兒讀書，他在那兒寫字。(羅源)

- b. ua3 tyk8 tsai5 ua6 tu2 ua6, i1 tyk8 hai5 se3 i1 lyoŋ3
1stSG at here paint picture 3rdSG at there wash clothes
我在這裡畫畫，他在那裡洗衣服。(霞浦)

在近指處所代詞與遠指處所代詞同時出現的情況下，例句中 [著 tsai5/hai5] 的結構是一個介詞詞組，引介的是動作發生的處所 (Location)。因此「*ŋue3 tyeʔ8 tsai5 thøk8 tsy1*」(我在這裡讀書) 這個分句可以分析為連謂結構：

NP1 + PP [著 Prep + NP2Loc] + VP [V + NP3]

而在沒有遠指近指對立的情況下，只出現遠指處所代詞的 [著 hai5] 結構既可以指涉實際方位 (那裡)，也可以指動作的進行。例如：

- (49) a. θiou3 miŋ2 tyeʔ8 hai5 θia3 tsi6
First Name at there write word
小明在那裡寫字/小明在寫字。(羅源)
- b. a1 keik8 tyk8 hai5 se3 i1 lyoŋ3
First Name at there wash clothes
阿傑在那裡洗衣服/阿傑在洗衣服。(霞浦)

上例中的介詞詞組 [著 hai5] 可以有兩種語意內涵：一是與後一述語結構並列的「在那裡」；一是其後述語的修飾成分，用以表達動詞的抽象語法意義。兩種語意內涵一實一虛，顯示連謂結構中兩個謂語成分由原先的並列關係轉變為偏正關係。據此我們可以推論，閩東方言的 [著 hai5] 在連謂結構中發生以下的演變：

[PP] + [VP] > [Adverbial P + VP] > [PROG Marker + VP]

早期閩東方言 [著 hai5] 這一介詞結構在連謂結構中被重新分析為後一 VP 的修飾成分，之後進一步演變為「進行/持續貌」標記。

至於姿態動詞與狀態性動詞，我們前文已經指出，羅源的持續貌標記都在動詞後；霞浦則大部分在動詞前，與動作動詞一致，某些動詞 (開、關、鎖) 在動詞後。先來觀察羅源的例子：

- (50) a. θiou3 miŋ2 kʰia6 (tyeʔ8) hai5, ŋue3 to3 (tyeʔ8) tsai5
 First Name stand at there 1stSG lie at here
 小明站在那，我躺在這。
- b. θiou3 miŋ2 kʰia6 (tyeʔ8) hai5, ŋue3 to3 (tyeʔ8) hai5
 First Name stand at there 1stSG lie at there
 小明站在那，我躺在那/小明站著，我躺著。

(50a) 存在近指處所與遠指處所的對立，因此句子是強調小明站在「那裡」，我躺在「這裡」。相對的 (50b) 沒有遠近的對立，因此 [著 hai5] 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有實際語意指涉的介詞結構，表示動作持續的處所；一是作為句中動詞成分的後綴，是「持續」體標記。

霞浦方言的情況與羅源不同。在霞浦方言中，表示進行體與持續體標記的 [著 hai5] 都以狀語的方式出現在動詞前。[著 hai5] 如果放到姿態動詞或狀態性動詞之後，表示該動作發生、持續的處所，也就是有實際指涉。例如：

- (51) a1 keik8 so6 tyk8 tsai5, a1 kyŋ1 to3 tyk8 hai5
 First Name sit at here First Name lie at there
 阿傑坐在這裡，阿娟躺在那裡。
- (52) i1 tyk8 hai5 kʰia6
 3rdSG DUR stand
 他站著。
- (53) i1 kʰia6 tyk8 hai5
 3rdSG stand at there
 他站在那裡。
- (54) tsɿŋ2 kʰŋŋ5 tyk8 hai5
 money store at there
 錢收在那裡。
- (55) tsɿŋ2 tyk8 hai5 kʰŋŋ5
 money DUR store
 錢收著。

觀察以上的例句，並比較 3.1 節至 3.3 節中 [tyk8 hai5] 在線性結構上的位置，我們認為霞浦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可能發生過移動 (movement)，移動的路線是從動詞後補語的位置移動到動詞前狀語的位置。也就是：

*V_{POS} + DUR [tyk8 hai5] > DUR [tyk8 hai5] + V_{POS}

*V_{STA} + DUR [tyk8 hai5] > DUR [tyk8 hai5] + V_{STA}

這一推論的證據來自三方面：(1) 閩東其他兩個方言、閩南方言以及華語，都存在動作動詞、姿態動詞與狀態動詞的區別。從邏輯上看，理應假設霞浦方言也有相同的動詞分類，「進行/持續」體標記也有相同的句法分布。(2) 在霞浦方言中，連謂結構中的 [tyk8 hai5] 必須出現在姿態動詞或狀態動詞 VP1 後面，不能出現在 VP1 之前。這顯示連謂結構中還保存原先 *[V_{POS/VSTA} + DUR [tyk8 hai5]] 的線性次序。(3) 某些狀態動詞如「開」、「關」、「鎖」仍將持續體標記 [tyk8 hai5] 放在動詞後，屬於演變的殘餘。在上述移位完成之後，姿態動詞與狀態動詞後又接了動詞詞組 [tyk8 hai5]，這時就產生了功能上的分化：凡是在這類動詞前的 [tyk8 hai5] 都是體標記，在這類動詞後的 [tyk8 hai5] 都被理解為動作發生的處所，並帶有強調的語意性質。

進一步的問題則是，何以霞浦方言的 [tyk8 hai5] 要從原先姿態動詞與狀態動詞後的位置移動到這些動詞之前？我們認為理由在於，[tyk8 hai5] 本有的語意性質已經相當地虛，純粹只是表「進行」或「持續」這類語法功能。就動詞語意與線性結構而言，既然動詞語意上已有區分，那麼線性結構上的分別就屬於冗贅性質 (redundant)。以此觀之，霞浦方言「進行體」與「持續體」這兩個標記有一致的線性分布，顯然是較為經濟的。換言之，就語法結構而言，霞浦方言經由「類推」(analogy) 這一手段，讓兩個體標記有一致的線性分布。附帶一提，[tyk8 hai5] 因句法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語意解釋，由其在句中的功能來看，這顯示 [tyk8 hai5] 在霞浦方言中既有實義也有虛義：最實的是介詞詞組「在那裡」；最虛的則是處在連謂結構的 VP1 與 VP2 之間，此時它相當於一個狀語標記。這種多義性與層次性正是重建某個結構在語言內部語法化過程的重要線索。²²

以上的討論是從線性結構來說明體標記演變的過程。現在我們從詞組內部結構的組成成分來說明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語法化的機制。Verkuyl (1993) 指出，語言中的體貌具有合成性 (compositional nature)，意思是指語言中體貌成分的意義是由動詞及相關的名詞性成分（論元）彼此作用、組合而成。閩東方言中

²² 這正是語法化的單向性在語言中的體現，參見 Hopper & Traugott (2003:124-126)。

的「進行/持續」體標記 [著*djɔk8 + [許*hy3 + 裡*lai4]] 這個形式提供我們體標記由動詞詞組演變到體標記所需要的內在論元條件，我們認為這個條件就是遠指處所成分「許裡」。現在把存在動詞設為 X，把方位介詞設為 Y，把體貌標記設為 Z，我們推論從 X 演變到 Z 的變化如下：

R1 X > Y

R2 Y > Z / _ [遠指處所成分]

R1 說明存在動詞 X 先演變為方位介詞 Y；R2 指出方位介詞 Y 演變為體貌標記 Z。值得注意的是 R2 是個條件變化，方位介詞只有在後接遠指方位成分，整個介詞結構才會轉變為體貌標記。就結合限制來說，存在動詞與方位介詞可以接任何處所詞，但只有在遠指處所詞才會進行語法化。也就是說，就閩東方言語法史而言，方位介詞 Y 與遠指方位成分是形成體貌標記的兩個必要條件，缺一不可。

伊原大策 (1986) 已經指出，在以南地方言為語言基礎寫作的明清白話小說中，已經出現「在那裡」這一狀語成分表示動詞 V 進行體的用法。胡明揚 (2003) 在伊原的基礎上討論「著」與「在那裡」這兩種進行態在漢語方言的分布，他利用上述兩種進行態分出三個類型：(1)「著」字系統、(2)「在那裡」系統與 (3) 粵語系統。其中福州、廈門、漳州、潮州等被歸入「著」字系統。²³ 我們認為，這個區分似乎還有斟酌的必要。事實上，「在」也可以單用作為體標記，例如安徽合肥話（參見《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頁 213）。而詞組結構的中心語也可以是「著」，如本文討論的閩東羅源、霞浦。還有，即便單用，也不能排除是從一個早期結構弱化而來。胡文指出，「在那裡」廣泛分布於長江以南，多數是吳語如上海、蘇州、湯溪、桐廬、海鹽、溫州、蒼南及其鄰近方言。本文則從比較語法史的角度發現，閩東方言早期也是屬於「在那裡」這一類型；表示存在的動詞使用「著」，則屬於閩語的系統。

劉丹青 (1996:26) 指出，吳閩方言表示進行體和持續體的基本形式分別是由兩個成分構成，一是存在動詞 A，一是不能單用的方位後綴 B。劉文的分析有其根據，但似乎不能照顧到閩東方言的現象，尤其關鍵的問題是，一個體詞性的方位後綴怎麼會接在謂詞成分之後？根據本文的分析，我們認為閩東方言早期的「進行/持續」體標記應該是由存在動詞、遠指成分與方位後綴三個成分構成，其形式是一個動詞詞組（或介詞詞組），其中三個成分都必須構擬出來。以體貌

²³ 胡明揚認為福州的 le 屬於著字系統。下文會看到，福州的 le 是早期繁重結構進行「刪略」之後的結果，並不是直接由「著」 tuoʔ8 變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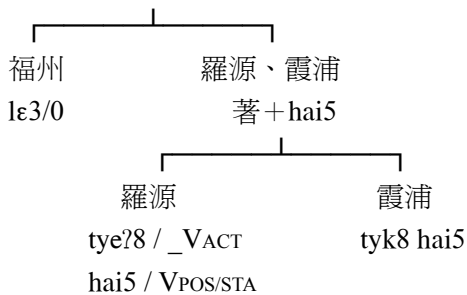
的合成性而言，我們認為遠指處所成分是引起語法化的一個重要關鍵；²⁴ 就認知而言，其語法化的途徑是由「空間」到「時間」。

4.2.2 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刪略

根據 Heine et al. (1991)、Hopper & Traugott (2003) 的研究，當一個早期的結構或成分發生「語法化」時，不只語意內涵與形態句法上會發生變化，該結構或成分的語音形式也會連帶產生弱化或省略的現象，也就是語音形式的「銷蝕」(erosion)。²⁵ 現在回到我們關注的問題，前文 4.1 節〈表 1〉我們列了三個閩東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分別有三個形式，這些形式彼此間是否同出一源？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同源結構是 [著*djɔk8 + [許*hy3 + 裡*lai4]]。現在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個形式演變到現代三個閩東方言的策略為何？我們認為從閩東方言演變到下位方言的策略是「刪略」(omission)。請看下表：

早期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結構

[著*djɔk8 + [許*hy3 + 裡*lai4]]



從形式上來看，霞浦完整地保存了「進行/持續」體標記完整的結構。羅源則是發生了條件變化：

- R-A *tyeʔ8 hai5 > tyeʔ8 / _VACT
- R-B *tyeʔ8 hai5 > hai5 / VPOS/STA_
- R-C *tyeʔ8 hai5 > hai5 / VP1_VP2

²⁴ 其他南方方言（如吳語）也是用「在那裡」作為進行體標記，這究竟該理解為類型演變上的共性或是肇因於吳閩方言的接觸，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再者，北方方言是否也用「在那裡」作為進行體標記，也有進一步進行調查的必要。

²⁵ 這個名詞的中文翻譯根據吳福祥 (2005:234)。

很顯然地，我們可以看到從早期結構演變到羅源，主要的銷蝕手段是刪略。其中 R-C 已經無法還原，R-A 與 R-B 尚可分別還原回動詞詞組。從早期動詞詞組結構來看，R-B、R-C 是刪去了中心語，留下補語。R-A 則是刪去了補語，留下中心語。這個分化現象其實也相當容易解釋。就漢語一般結構而言，謂詞可以以謂詞作為補語成分，體詞則不能以謂詞作為補語成分。因此在 R-A 中，刪去了體詞成分 hai⁵，就表面結構而言是連謂結構，與帶有情態動詞或輕動詞的連謂式是平行的表現。同樣地，在 R-B 中，姿態動詞或狀態動詞後之所以刪去了動詞留下體詞，可能仍與原先體詞的性質有關。體詞的主要功能本來就是作述語的補語（賓語），放在述語後是相當常見的。羅源方言可能以述賓結構為類推的標準，在姿態動詞與狀態動詞後刪去中心語成分，留下原先結構中的體詞性成分。

至於福州，前文已經指出，福州方言中有三個 lɛ⁰，功能分別是進行體標記、持續體標記與處所後綴。lɛ⁰ 作體貌標記的用法請看前文 (37) 至 (45)。做處所後綴的用例如下：²⁶

- (56) 字典著桌 lɛ⁰。(字典在桌上)
- (57) 書 lɛ⁰ 怎麼說?(書上怎麼說)
- (58) 大衣掛櫥 lɛ⁰。(大衣掛櫥裡)
- (59) 身 lɛ⁰ 頌西裝，腳 lɛ⁰ 頌布鞋。(身上穿西裝，腳上穿布鞋)
- (60) 伊就跪我面前 lɛ⁰。(他就跪在我面前)

面對三個標記使用同一個語音形式的狀況，我們認為，福州方言的方位後綴 lɛ⁰ 並非直接由方位後綴演變為體標記。相反地，從整個閩東方言語法的發展來看，我們認為福州發生相對劇烈的變化：它不僅刪去早期結構的中心語「著」，也刪去了表示遠指成分的「許」，只留下表示處所的后綴「裡」。前文也已經提到，福州方言目前指代處所的成分都不用合音的形式。由此推想，早期結構中的「許裡」在福州話始終沒有成為一個相對緊密的合音成分，所以我們現在在福州話中不是看到類似羅源的 hai⁰ 或 hɛ⁰。質言之，衡諸現代方言的共時表現，即使福州話的處所後綴與體標記使用同一形式，我們仍不認為福州話是由「處所標記」直接演變為「體標記」。

²⁶ 底下例句根據陳澤平 (1998:131)。需要說明的是，原書中將表處所的后綴標為 nɛ⁰，聲母是舌尖鼻音。根據作者 (陳澤平 1998:7-8) 所說，福州方言基本上已經不分 n- 與 l-。下文我們將這個 nɛ⁰ 一律改標為 lɛ⁰。

就語音形式的「銷蝕」而言，可以透過「合音」(syllable contraction)，也可以透過「刪略」。「合音」的例子在漢語方言中相當常見。以台灣的閩南語為例，人稱單數與複數的分別，是韻尾 -n 的有無：

〈表 6〉台灣閩南語的人稱代詞單數與複數形式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我 gua3	汝 li3	伊 i1
複數	阮 guan3	恁 lin3	因 in1

根據梅祖麟 (1997, 2000) 的研究，以上台灣閩南話帶有韻尾 -n 的形式是「我儂」、「汝儂」、「他儂」的合音，也就是說，韻尾 -n 來自早期的完整音節「儂」naŋ。「儂」naŋ 丟失了韻母成分，留下一個鼻音 -n 黏附在人稱代詞之後。

本節的用意是要指出，以一個經歷過「語法化」的繁重形式而言，合音與刪略兩者都是「語音弱化」(也就是「銷蝕」)可能的手段。因此在邏輯推論的程序上，首要的工作應當是先確認繁重形式內部的成分，並一一指出其來源，在明白有多少個成分之後，所作的語音「銷蝕」的推論(不論是合音或刪略)才有穩固的基礎，同時也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假設。

5. 結語

本文第 2 節、第 3 節分別描寫閩東羅源、霞浦兩個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接著比較羅源、霞浦與福州三個方言，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進行/持續」體標記的來源與發展，得到的結論包括：

第一、從比較方言語法的角度來看，「進行/持續」體標記乃是由早期動詞結構 [著*djɔk8 + [許*hy3 + 裡*lai4]] 演變而來。同時，經由方言的交叉比對，我們發現這個結構中的每一個成分都必須構擬出來。

第二、前人的研究已經指出，漢語方言的「進行/持續」體標記，大抵是由介詞詞組「著+處所詞」語法化而來，但似乎不曾具體地指出詞組中所謂「處所詞」的內涵究竟為何。本文根據閩東方言的表現，推論遠指成分(在閩東方言中是「許」)就是誘使介詞詞組轉變為「進行/持續體」這一功能範疇的重要關鍵。這也說明了，閩東方言「進行/持續」體標記的虛化，歷經由「空間」到「時間」這一途徑。

第三、我們發現，羅源方言的「持續體」標記 [hai5]，來自遠指成分「許」(*hy3) 與方位後綴「裡」(*lai5) 的合音。福州方言的 [le3/0] 則來自方位後綴「裡」。羅源、福州的現象顯示，介詞詞組進行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成爲「進行/持續」體標記之後，可以丟失原先結構的中心語成分，而只留下補語甚至補語的後綴。由此可見，閩東方言的「持續體」標記之所以存在種種形式差異，乃是由於詞組結構進行「刪略」之後留下不同成分所造成，未必都是介詞詞組內部成分發生合音使然。

以書面文獻爲主的漢語語法史研究已經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從漢語語法史角度來探討並說明方言語法相關演變的研究也累積了不少。本文則純粹從方言內部材料的比較著手，初步建構閩東方言的語法史。另外，由於體標記屬於功能範疇，本文的內容同時也觸及與「語法化」有關的若干論題。不難發現，本文尚未深入地進行閩東方言語法史與漢語語法史及其他方言語法史的比較，這將是我們後續的研究重點。

後記：2007 年 10 月，由於福建師範大學陳澤平教授的協助，我得以在福州開始記錄霞浦北壁方言與羅源鳳山方言，並逐步開展閩東方言語法比較這一研究課題，特此致謝。2008 年暑假，我親自到羅源縣鳳山鎮與霞浦縣北壁鄉進行調查工作，得到兩地發音人的熱情款待，謹此感謝吳建賢先生、黃美釵女士、吳翔沖小姐（以上羅源）、林毓庭先生、林鳳蓮女士、林起發先生、林承亮先生（以上霞浦）。

引用文獻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1995. *Jindai Hanyu Zhuci* 近代漢語助詞 [*Function Words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 (In Chinese)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94. *Zhongguohua de Wenfa* 中國話的文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lated by Pang-Hsin Ting. Taipei: Student Book. (In Chinese)
- Chen, Zeping (陳澤平). 1996. Fuzhou fangyan dongci de ti he mao 福州方言動詞的體和貌 [English translation].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Aspect of the Verbs*], ed. by Song Hing Chang, 225-253. Hong Kong: The Ng Tor-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Chinese)
- Chen, Zeping. 1998. *Fuzhou Fangyan Yanjiu* 福州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Fuzhou Dialect*].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Chen, Zhangtai (陳章太), and Rulong Li (李如龍). 1991. *Minyu Yanjiu* 閩語研究 [*Study of the Min Dialects*]. Beij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 (In Chinese)
- Cheng, Yide (鄭懿德). 1986. Fuzhou fangyan "le" de sixing ji qi yongfa 福州方言“嘍”的詞性及其用法 [English translatio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986.6:450-452. (In Chinese)
- Cheng, Yide. 1996. Fuzhou fangyan shi ti xitong gailue 福州方言時體系統概略 [English translation]. *Hanyu Fangyan Timao Lunwenji* 漢語方言體貌論文集 [English translation], ed. by Mingyang Hu, 184-204.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Feng, Aizhen (馮愛珍). 1993. *Fuqing Fangyan Yanjiu* 福清方言研究 [*A Study of the Fuqing Dialec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Feng, Aizhen. 1998. *Fuzhou Fangyan Cidian* 福州方言詞典 [*A Dictionary of Fuzhou Dialect*].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In Chinese)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 Mingyang (胡明揚). 2003. 'Zhe', 'zai na li' he Hanyu fangyan de jinxingtai '著'、'在那裡' 和漢語方言的進行態 [English translation].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he Tansuo: Shoujie Guoji Hanyu Fangyan Yuf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nglish translation]. by Zhaoming Dai & Lei Zhou, 137-143.

-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Huang, Borong (黃伯榮) ed. 1996. *Hanyu Fangyan Yufa Leibian* 漢語方言語法類編 [English translation]. Qingdao: Qingdao Press. (In Chinese)
- Ihara, Daisaku (伊原大策). 1986. Biaoshi jinxing shitai de “zai” 表示進行時態的“在” [English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Shisen Chai.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986.3:90-98. (In Chinese)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2007]. *Hanyu Yuf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translated by Shuanfan Huang. Taipei: Crane. (In Chinese) (引用中文版或 1981 原文版?)
- Li, Rulong (李如龍), Yuzhang Liang (梁玉璋), Guangchun Zou (鄒光椿), and Zeping Chen (陳澤平). 1994. *Fuzhou Fangyan Cidian* 福州方言詞典 [A Dictionary of Fuzhou Dialect].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Lin, Hansheng (林寒生). 2002. *Mindong Fangyan Cihui Yufa Yanjiu* 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 [Investigation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r of the Eastern Min Dialects].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n, Zhang (林璋), Yoshihito Sasaki (佐々木勲人), and Pingfei Xu (徐萍飛). 2002. *Tounan Hougou Hikaku Bunpou Kenkyū: Neihago, Hukushūgo, Amoigo no Bunseki* 東南方言比較文法研究—寧波語、福州語、廈門語の分析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ngpo Dialect, Fuzhou Dialect and Xiamen Dialect]. Tokyo: Kohbun. (In Japanese)
- Liu, Danqing (劉丹) 1996. Dongnan fangyan de timao biaoji 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 [Physically marking characters in southeastern dialects].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貌 [Aspect of the Verbs], ed. by Song Hing Chang, 9-33. Hong Kong: The Ng Tor-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Chinese)
- Liu, Yuehua (劉月華), Wenyu Pan (潘文娛), and Wu Gu (故驪). 2001. *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 [English transl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3.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Eight Hundr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Luo, Yi-Fen (羅義芬). 1994. *Lun Hanyu Weiwanchengmao Dongmaoci “Zai” yu “Zhe”* 論漢語未完成貌動貌詞“在”與“著” [Im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Zai”, “Zhe” in Mandarin Chinese: A New Look at an Old Problem].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In Chinese)
- Mei, Tsu-Lin (梅祖麟). 1988. Hanyu fangyan li xuci “zhe” zi san zhong yongfa de lai yuan 漢語方言裡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 [English translation].

-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3:193-216. (In Chinese)
- Mei, Tsu-Lin. 1999. Jige Taiwan Minnan 幾個台灣閩南語常用虛詞的來源 [English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1-41.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Chinese)
- Mei, Tsu-Lin. 2000. Minnanyu fushu rencheng daici xing 閩南語複數人稱代詞形成合音的年代 [English translation].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n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 Anne O. Yue, 261-26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Chinese)
- Minqing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eds.) 1993. *Minqing Xianzhi* 閩清縣志 [Annals on Minqing County]. Beijing: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9. Fujian Zhenghe 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 [English translation]. *Zhongguo Yuwen Liangbai Qi Jiniankan Wenji* 中國語文 200 期紀念刊文集 [English translation], 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Zhongguo Yuwen*, 260-264.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6. Lun Hanyu de jinxingti fanchou 論漢語的進行體範疇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progressive aspectual markers]. *Hanyu Xuexi*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06.3:14-24. (In Chinese)
- Teng, Shou-Hsin (鄧守信). 1979. Progressive aspect in Chinese.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11:1-12.
- Tuorong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eds.) 1995. *Tuorong Xianzhi* 柘榮縣志 [Annals on Tuorong Coun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In Chinese)
- Verkuyl, Henk J. 1993. *A Theory of Aspectual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mporal and Atemporal Structur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5. Yufahua lilun, lishi yufaxue yu Hanyu 語法化理論、歷史語法學與漢語歷史語法研究 [English translation]. *Yuyanxue Qianyan yu Hanyu Yanjiu* 語言學前沿與漢語研究 [English translation], ed. by Danqing Liu, 1-11.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Wu, Rui-wen (吳瑞文). 2009. Gongtong Minyu *y yunmu de gouni ji xiangguan wenti 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 [On the final *y in proto-Min and relevant problem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2:205-237. (In Chinese)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9. Fangyan benzi yanjiu de tanyifa 方言本字研究的探義法 [English translation].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 by Alain Peyraube & Chaofen Sun, 299-321.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 sur l'Asie Orientale. (In Chinese)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Lectures on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Received 27 October 2009; revised 31 August 2010; accepted 18 September 2010]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ruiwen@gate.sinica.edu.tw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ive/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Eastern Min Dialects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igin of the ‘progressive/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three Eastern Min dialects spoken in Fu Zhou, Luo Yuan and Xia Pu and explores their respectiv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t shows that the ‘progressive/durative’ markers in Eastern Min have undergone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begin{array}{l} \text{Prepositional Phrase}[\text{著}+[\text{許}+\text{裡}]] + \text{V} > \text{Progressive Marker}[\text{著}+[\text{許}+\text{裡}]] + \text{V} \\ \text{V} + \text{Prepositional Phrase}[\text{著}+[\text{許}+\text{裡}]] > \text{V} + \text{Durative Marker}[\text{著}+[\text{許}+\text{裡}]] \end{array}$$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progressive/durative’ markers in Eastern Min come from a primary preposition phrase structure [著*tjok8+[許*hy3+裡*lai5]], in which every constituent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The early periphrastic preposition structure is simplified individually in three Eastern Min dialects.

- | | | |
|-------------|------------------------------------|----------------------|
| 1. Xia Pu | *tjok8 *hy3 *lai5 > tyk8 hai5 | Progressive/Durative |
| 2. Luo Yuan | *tjok8 *hy3 *lai5 V > tyek8 hai5 V | Progressive |
| | V *tjok8 *hy3 *lai5 > V hai5 | Durative |
| 3. Fu Zhou | *tjok8 *hy3 *lai5 > lai3 > le0 | Progressive/Durative |

It is clear that Xia Pu maintains early structure either progressive or durative marker in substance and Fu Zhou omitted the preceding two elements and left the final element *lai3 behind. As for Luo Yuan, the preposition structure split into two forms conditionally.

It has been noticed by scholars that the different ‘progressive/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s in Chinese dialects are grammaticalized from a preposition phrase structure. (Liu 1996). Furthermore, the locative complement of the structure should be indicated. As mentioned above, the distal locative demonstrative *hai5 ‘許裡’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in the primary PP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phenomena in Eastern Min,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speculate that the key factor which induced the PP structure to be the ‘progressive/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 is *hy3 ‘許’

Key words: Eastern Min dialects, progressive aspectual marker, durative aspectual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